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四

豐山王棠勿翁氏纂訂

新安吳瞻淇濟堂

江都殷譽慶蓮齋

岑川程鋆燮侶

廣陵張師孔栢園　參校

書柳州舜禹之事後

柳州不知道而言之最理薄可笑者莫如舜禹之事魏公子丕得漢禪謂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人皆笑之柳曰丕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

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之者不知言者見不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堯欲與舜堯知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王子曰堯於舜固試之久矣堯以公天下爲心者也知道不可退而自忘是心先涉於私矣舜之側陋登庸亦以公天下爲心者也進而自繫則有私天下之跡與者私受者私揖讓之事覗爲詐僞姦宄之徒僉非所論於堯舜又謂舜代位十餘年天下之人皆舜之人也往之所謂堯者或曰耄矣或曰匿矣與曹丕之禪其忘而繫者無

以異也此則措論之極唐突者夫堯得人以理蒼生之念寄之於舜而稱之曰匿彼何所顧慮而自匿若是且柳謂堯之自怠而使人怠之夫堯舜歷今四千有餘年後之臨天下子元元者必首尊堯舜是能不怠於萬禩以後之人心詎得當時之民不旋踵而怠之乎柳州又謂如喪考妣遏密八音爲舜歸德於堯之詞予謂予之適所以害之夫舜聖人亦不願受也夫舜禹之事與篡賊之事不同予與奪如寒暑氷炭之不一致昔者子貢論衛君可鑒也夷齊讓國蒯輒爭國子貢以相反者質於聖人而定所從今篡奪之事與揖讓之事相去何啻

仲伯而曰其事同其忌與繫無異則是寒也暑也水也
炭也夷齊也蒯輒也皆可同條而共貫耳況曹氏父子
犯上作亂弒后奪璽之事聞者咋舌見者寒心當是時
義旗雲集僉以誅漢賊爲名而柳州謂天下以得丕禪
爲晚又謂堯舜之忌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
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抑知血詔誅曹漢何曾自
忌以道治民舜禹何曾自繫而顧謂舜禹之繫如曹氏
漢獻之忌如唐堯子不知深雄稚健之柳州而何以倍
謬荒忽有如此之甚也夫出之與議謂爲歸德顧乃揄
揚賊丕而文其一偏之見使在三國其識詎不在陳壽

下哉或曰柳州以事與道不同故曰舜禹之事未見其可笑也不知道與事固不同而言舜禹則無不同也夫在心爲道試之作爲則爲事舜禹之事卽舜禹之道也一言舜禹道與事可不必分焉矣今語人曰曹丕簒弒之事人笑之吾不從而笑之何也笑所不必笑也語人曰曹丕舜禹之事人笑之吾亦從而笑之何也笑非其類也夫春秋一字之褒貶聖人不輕予人今簒奪也而視同揖讓又出於大文人之口是安得不爲之置辯哉嗚呼柳州既知公私仁强之分而又以鄙意窺聖人授受之跡此爲舍公言私棄仁言强取術之最不正者方

且譊譊然笑人之不當笑而又安知後人笑柳州之當笑而不笑也於是乎書

辯桐葉封弟辯

史記云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先是武王夢天謂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手曰虞柳州作桐葉封弟辯結云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若似未見史記者殆不審何意也予謂即使爲周公之事亦未爲可議何也成王非

戲婦寺也兄爲天子同母之弟受百里之封人誰得而議之吾意武王夢後叔虞生時父子兄弟之間必言夢之有徵而事之可應特天命未改唐爲堯之故都不得取爲茅土之封耳故史記記唐滅之後即曰成王與叔虞戲意若曰先人之夢今日可應矣情溢乎辭於是借桐葉而傳友于之愛此豈戲婦寺者可得而比乎夫叔虞爲當封之弟又天屬意之人夢有封唐之徵而適當滅唐之日雖其封之緩急不必在桐葉相戲之一俟猝迎機而子其事之可行又默寓以母易出言之意俾他日有過之言不復宣婦寺之間無容戲則今日之無戲

言者正他日之不得遂過也今日之不得戲弟者正他日之不得戲婦寺也又安得謂請封者而非之乎夫封之不當固當格君之非封之當而言之弗當亦當隱君之非而全君之志桐葉非封弟珪也封國非相戲事也將未及可緩言言已及封無害對曰天子無戲言正尊君愼言警後之微旨況申以史官之載筆加以禮樂之優崇斯皆預防他日不得踐於有過之地豈逢失而爲之辭者可同年而論乎柳子謂此乃小丈夫缺缺者之事何也

復讎論

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陳子昂爲諫臣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柳州謂旌與誅莫得並誅其所旌茲爲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爲僭壞禮甚矣天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不可以爲典棠曰陳議弗當柳議亦弗當也徐元慶蓋孝而兇者也一往之氣與純孝不同匹夫之勇與極兇不類然實爲父不得不名之爲孝實殺人不得不名之曰兇若以陳之議言之是殺孝與旌兇並言也柳之議論之是孝不殺而兇旌也故曰二者交非也然則如之

何而可曰孝不必旌兇不必殺也何以爲令典乎曰不旌不殺斯之謂令典也使元慶不當殺縣尉而殺其縣尉死無赦使父果陷於非辜不共戴天而殺其縣尉則原情而釋之不殺可也旌則吾未之聞也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未聞有旌之典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亦未嘗聞有旌之典也且國家用法安能盡能平允上之人稍有失中之舉誤誅其父爲其子者執周禮公羊之義日相尋於報復豈非招亂之道乎予謂周禮公羊之意亦不過警用刑者之不得徇私焉耳矣況孝之心曠則

無之爲善受殺子之心固黯然悲也即爲惡受殺子之心亦未嘗不悲也蓋骨肉相關天良感動即盜賊亦有時而與倘殺之當者而孝之而義之而旌之將見殺之不當者莫不自以爲孝也義也而思所以旌之者乎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今殺人者旌之是犯上作亂之由反原於孝弟豈不大可悲乎予故曰徐元慶者孝而兇者也不殺不旌焉可也

張許安史

人言張許二公生同太極元年而日月則張後於許也

已而官同地守同城死同日學同廟死同傳安史盡同
年月而思明先祿山一日里同柳城又同互市國號同
大燕僭位同正月其老也誅殛左右同其死也見弒於
子同其傳國也再世同歷年同同載逆臣傳若然則子
平星命之學章章不爽矣而中又有大同者張許二公
同討安史者也安史二賊同爲張許所討者也宇宙淑
慝之氣分合而聚於四人者亦大奇異矣

讀蘇文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
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考曲禮有云公族無宮刑獄成

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本耳想主司偶忘之而東坡又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之如此不惟待前輩之道宜然亦可省露才揚巳之一病也

書東坡三槐堂記後

天於人不可定者也天不可定人當操可定之理以自予而以不可知者聽天若舍人而取必於天是謂之誣人人於天又可定者也天有可定人亦當操可自定之理以任天而究以不可期者自予若舍人而以未定言

天是謂之誣天蘇文忠公爲晉國王公祐之曾孫鞏作
三槐堂文有曰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
天爲茫茫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
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
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其言辯巳按之於理
則有未見其可者蘇若曰晉國厚施而不食其報子孫
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何不可者而
曰盜跖壽孔顏厄皆天之未定者則有不可何也跖之
壽幸也孔顏之厄不幸也幸與不幸乃陰陽不齊之數
於跖之盜孔顏之聖皆不能有所增損顧乃以天定者

許三槐以未定者稱盜跖孔顏爲問盜跖何日爲天定之時孔顏之後何世爲天定之日若以松柏相比又有不可夫松柏未長之時爲蓬蒿所困爲牛羊所厄此固天之未定也貫四時閱千歲誠爲天定矣若晉國者文武忠孝未容於世彼未植三槐之時其子孫之盛已兆於此日矣非若草木枝節踵生尺寸增加受土地之培殖待雨露之滋潤而後有撐天之一日也則松柏之天定又與晉國之天定不同且盜跖與孔顏何嘗不自見其天定哉跖名而冠之以盜不壽已定壽亦定也孔顏能率性修道是與天爲徒矣不厄固不失其爲聖賢卽

厄亦不失其爲聖賢也盜跖孔顏何嘗不見其天定哉且盜跖之壽何足置喙孔顏雖厄歷萬禩而聲稱不衰又何得以子孫之有三公者爲天定而以孔顏之厄爲未定也豈覩孔顏之德爲不及三公乎哉豈賢聖如孔顏反輕而三公反重乎哉夫古今之有德而不遇者多矣豈獨孔顏乎古今之奸惡而得保首領者亦多矣豈獨盜跖乎凶而未見誅戮聖而未見顯庸豈皆天之未定乎不斥指其名猶可曰舉蒼蒼以警惕之云耳乃曰盜跖曰孔顏而究莫能實指盜跖孔顏天定之日則是惡者樂爲天未定之人善者恐遭天未定之厄豈非以

可定者誣人以未定者誣天乎予故曰天之未定不可論盜跖更不可論孔顏也

二程世次考

新安爲程朱本原之地朱子自著新安二程雖未自言觀歐陽公作二程從祖冀國公元白碑可見也其銘曰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閥盛於有唐望分爲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係昇裔孫仕於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云云元白者太師文簡公琳父太中公珦從伯父也程篁墩新安

文獻志引陳書程靈洗傳及唐李邕桂府長史程文英碑舊唐書程日華傳韓義賓定州別駕程士庸墓誌等參以二程集歐碑世次釐然可數矣胡雲峯曰程子不書新安者由新安而河南中間遷徙不常陳書本傳靈洗新安海寧人侯景亂據黟歙拒之梁元帝授新安太守累封重安縣公食邑二千戶諡忠壯子文季　文季傳幼有父風性至孝襲封後以功增食邑千戶大建中北討敗績不屈死諡威悼子嚮襲封　桂府長史碑云公諱文英廣宗新安人五代祖嚮陳襲重安侯四代祖育隋車騎將軍曾祖皆隋涿郡主簿大父弘皇朝安陽令考大辨泗水六合二縣尉

公以左臺監察御史左遷桂府長子昕瑩州舍城尉昌諸□羣救不至戰死公沉悲生疾以開元十六年徂於官舍子皓曜儀云云文藏文苑英華○恭貞元和姓纂云程大辯居中山舊唐書程日華列傳日華定州安喜人父皓史思明將爲定州寰宇記曰定州即前[illegible][illegible]中山郡之地定州別駕墓誌云君諱士庸定州安喜人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日華橫海軍使祖懷直歸誠王皇考權邢國公君定州別駕以中和元年十月卒慈仁里宅子嚴孫秀等遷窆於博野先塋云云成德節度判官韓義賓撰並書篆天祐二年八月男義武節度兵馬使易州刺史安定縣開國伯嚴重立石載趙明誠金石

續錄○範敏云義寶華魏公五世祖韓集存修復塋域祀時事與碑中合實爲成德判官冀國公碑

云公諱元白世爲中山博野人曾祖諲祖新贈太師考
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從祖羽太平興國中爲兵部侍
郎公袁州宜春令贈太師冀國子五瓘瑗琬琳琰文載歐陽
集○歐公奉勅爲文簡公作旌勞碑云文簡葬河南府伊闕縣文簡公琳作兵部侍郎
世錄云五代祖秀生二子長諱諲卽吾之高祖也次傚
贈少府少監生公諱羽太宗朝兵部侍郎終於位子一
希振孫三適遹道程太中公珦自撰墓誌云程姓珦名
伯溫字曾王父贈太子少師羽王父虞部員外郎希振
考贈司空諱遹予官自大理丞十三遷至太中大夫勳

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開國伯食邑戶九百葬於伊川先塋之次子顥頤韓維作大程先生墓誌云高祖羽有功太宗朝賜第京師再世遷河南今為河南人（以上並載二程全書）合上諸書考定則是一世靈洗二世文季三世嚮四世育五世皆六世弘七世大辯（遷中山）八世文英九世晧十世日華十一世懷直十二世權十三世士庸（葬博野先塋）十四世巖十五世秀十六世譚及俶十七世羽十八世希振（遷河南）十九世遹二十世珦二十一世為顥頤二程同靈洗二十世孫也元太守史光祖曾祀二程夫子於州學鄉賢祠胡雲峰炳文為記明成化間休

寧有二程祠歙有程朱闕里祠邑紳所建歙令則劉公紳其遺址在吳村之左皆載在祀典人不審其源流未免疑信相半予友程賡明詳其世系故爲備載俾論世者有考焉

讀荆公君子齋記

荆公作君子齋記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而天下之有德者亦通謂之君子君子者稱其位也稱其德也誠哉推本之言也然則孔子無位而史遷列之世家將以有德而稱之也抑以其無位而棄之歟以無位之君子而可以有德之故而君子之則無位之世家何

不可以有道之聖人而世家之也且世家者又非君子之謂也據荆公字說君子爲天子諸侯大夫之謂則君子云者猶有逼上之嫌非若世家二字之無所短長也諸侯世其位孔子世其道諸侯所世之位今位不世矣孔子之世其道卽萬禩猶能承其傳則世家者正孔子之所獨得而操之也嗚呼荆公譏史遷列孔子於世家謂其進退無所據抑知今世之稱世家者項背相望更有不可致詰者耶

書荆公季子論後

天下事有禮之所在必尊行之而無疑亦有禮之所在

可不必遵而行之而其名有不可得而廢然者莫如反服一事禮制父爲嫡子三年服此不過存三年之名焉爾已何以言之父之於子無祭祀拜跪之文亦無風木瞻依之感而必存三年之名者以嫡子爲祖宗倚賴之身身後之事其肩承所繫不小故於嫡子嚴其三年之服而後大宗之權不至下移而其統方有所屬苟非然者則事頹廢無所維持何謂立其名對實以言之也三年之服名也三年之喪之實則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是也夫父母之服例以三年父在母死名則三年其實則期以統於一尊不敢爲三年也夫子之於母在古人

亦有不得爲三年之時至於父之於子豈得同於子之於父乎爲問三年之內爲父者能於子之喪而不食肉乎不飲酒乎不御內乎此事之必無者也故曰此不過存三年之名焉爾矣延陵季子使齊歸長子死葬於博嬴之間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廣輪揜坎其高可隱既窆左旋右袒其封且號者三遂行曰骨肉歸復於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荆公謂三號遂行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孔子所謂合禮謂其葬之合於禮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其哀之不足可知也子謂孔子之所謂合禮非専指葬之一節

也遂行者急於復君命也三號者哭子也不專厚葬得
體也骨肉復歸於土若魂氣無不之也知生死之道也
若以三號爲哀不盡安知復君命之後不更爲之慟哭
乎西河喪子失明則眞不合於禮矣荆公徒在哭上論
禮以譏季子失之遠矣

都臨安

謝在杭云高祖之都臨安不過貪西湖繁華然亦辦四
明航海一條走路此語眞破的之言不然建康以淮爲
障以江爲藩豈不及臨安耶

元檄文

元世祖下江南其檄文有云先謂予民而伐罪蓋將用夏而變夷以宋爲夷可嘆可嘆其罪賈似道處有數語甚好弗顧母死奪制以貪榮乃乘君寵立幼而固位可見元世祖時必無奪制貪位之事

秦元論

自正統之說行而秦與元皆黜爲閏予謂漢之與非六王之畢漢不能媲美於三代明之與非元有其草創明不能盡治道之崇隆故秦與元雖在可忽而棄置取舍安危所繫皆秦與元創之於始而漢與明守其成法相仍其舊而不之易後人推求損益不追究其本末概以

爲紫色餘閏而忽之可嘆也夫前世之敝莫大於建置諸侯建同姓取其屏藩建異姓資其羽翼於是世卿世祿相爲表裏爲卿者權重則浸漁於公爲諸侯者力强則以隣國爲壑衆凌寡大烹小彼此吞噬至有指大於臂尾大不掉之憂爲其臣者雖極頑愚而子姓世卿相仍不失居其下者雖聖賢如孔孟終身不得行其道絶仁義於不言競馳情於利欲乾沒不止勢必爭奪爭奪不止必至殺伐春秋之時歲無寧宇後世雖有戰爭有亂亦有治春秋則有亂無治此皆封建之自貽伊戚也至秦分天下爲郡縣兵器銷化禍亂之萌無自而生使

有仁義維持而數百載干戈殺伐之氣笪可爲之一洗嘗是時所最慮者邊塞耳秦則拓疆西北廣築長城綿亘數千餘里迄今遙遙猶可指而數也夫有震驚不世之功必有震驚不世之禍嬴秦創前所未有而又暴虐驕奢蹂轢黎庶自取速亡固宜然後世邊隅有守其功烈不得不歸美於秦元承宋後各務創始自以爲用夏變夷矣出元檄文謀爲舛謬不可枚舉然其大者如建都科場漕渠諸事亦有可採夫豐鎬汴洛古蹟相尋元獨都於燕漕渠仰給東南由來久矣元初海運而海運不自元起也在秦已然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不

過足邊方之用而已用之足國則自元始科舉之設去詩賦而用八比使孔孟之言洋溢中國則又邁唐越宋卓卓爲不可及明興惟海運不行餘皆舉而不廢此非元爲明之先驅者乎所奇者明太祖建業金陵太宗肇造燕京誠爲不意之事車書玉帛仰正朔而來萬國實燕京爲得宜此則元之灼見也蓋燕京爲內外門戶之總樞內而省會州府惟此得以握其權外而部落支分惟此有以統其要此不謂之不得地利也今之尚論者以秦之棄封建爲不善以元之攺制科爲不宜謂封建棄而無屏藩八比興而無詩賦予謂不然夫天子之於

天下猶心之統一身也胸背四支千骸百絡莫不聽心爲運用之眞宰故拔一毛而身爲之動夫固有主之也封建之分爭有如以手侵指以髀滅足以齒呑唇以頂欺踵爲之心者莫之誰何古人一體痌瘝之謂何故身受病而心未有不敗者封建之謂也或曰此言封建之弊至於如此其初未卽至於此也予曰不然周之封建柳子論之詳矣予考當時天子得諸侯之力者亦少概見曾幾何時幽王弑平王遷所謂屏藩亦大略可覩矣若夫八比實修己治人之道彼摘詞繪句何益身心脩唐以來操觚之士往往荒廢日月罩心盡力於無益之

途至於臨民未免有烹鮮製錦之懼何也所用非所學也八比不然自束髮受經無非以孔孟之言涵養其身心程朱之學陶鎔其氣質終日以齊治之理精研探索於性命之微故事物之來皆有條貫而不亂或曰今日八比之學徧海內矣以此致身高位而未見以此治人何也予曰日講齊治之理而不克治人此非八比之不善也此其故可思也夫終日言齊治而不克治人則不言齊治而言詩言賦反得謂之治人乎欲去告朔之羊殆與去八比同意嗚呼秦不用封建而分天下為郡縣元不用詩賦而制科舉以八比皆其事之最有可稱者

啟特表而出之

建文書法

建文帝高祖嫡孫非與后羿新莽比一代正統何得削帝爲君去其年號此永樂當時失德之事修史者所宜追究也明萬曆時朱白民鷺有建文書法擬考訂最詳凡謂昭烈與吳魏三分鼎足作誌者以天子之制予魏通鑑因之不改至朱子綱目乃始奮然追筆曰後漢昭烈皇帝歷晉迄宋凡五六百年朱子斷以獨見人遊之無異辭建文之統遠勝昭烈寧有異議哉當金門失守九內火熾成祖登位未及改元命革除建文年號稱洪

武三十五年其實建文四年也編年亂實錄更貶帝爲
君誠爲過舉然當成祖開建文焚死之說輟朝三日命
以天子禮葬夫生爲天子葬以天子又安得復稱之爲
君而不用其年號乎且洪武旣崩崩後四年安得仍稱
洪武稱洪武是死而生之也沒建文是生而死之也此
忠臣義士之所浩歎而惜成祖所舉之誤也不寧惟是
有天下者父爲祖子爲宗古未聞有父子俱稱祖者有
之自明始高祖以創業稱祖成祖以守兼創世宗追隆
之亦稱祖必有建文帝閒乎其閒故洪武永樂不妨並
祖削去建文以建文年號爲洪武年號是父子相接父

子相接而俱祖耶史者將爲萬世法也卽不爲建文計獨不爲成祖地耶又不獨年號也旣復其年復修其錄請定其謚復請其饗成天子之實錄闕於洪武永樂之間而後天下萬世之人心可以快然而無恨此非天子獨見獨斷爲一代惜統紀其孰能修復之哉古者史臣筆則筆削則削天子不得而寓目焉操筆之權天子有所不能制自古皆然今不獲請謚請廟饗而修實錄獨非史臣事乎卽使禁史臣書之能必野史之不書耶當世不書後世其無書之者耶夫使後世譸張其說矯誣其事何如正之於今日乎且自古無有君天下而不稱

年號者漢惠帝養他姓子爲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故不書昌邑王賀以藩王入不道大將軍光白太后廢之廢立本年內故不書唐中宗嘗一貶爲廬陵王綱目書帝在房州豈有四歲爲天子如建文帝而不稱年者乎況夫亡國之主無不稱年即桀與紂固有年也建文帝立身仁孝政務寬大安得以刻削藩王一事而滅之耶棠攷朱白民建文書法擬一書垂成之日適當萬曆二十三年允諸臣之請命建文事蹟着附太祖本紀之後仍書其年號但未另立本紀則今日纂修明史自應更定無疑矣

萬曆二十三年禮部尚書題本有云太祖定天下首命儒臣纂脩元史且謚元主順帝成祖即位初猶稱建文爲少帝而一時在位諸臣尚有不念舊惡之旨夫元史可脩奈何失其實於當代勝國之君可謚奈何削其號於本朝景泰之位可改奈何靳其名於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尚有褒卹奈何遺棄其君而令湮没於百世之後臣等亦不敢妄生意見惟及纂脩之時特命秉史局者於高廟實錄中摘三十二年以及三十五年遺事復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年號仍修葺爲少帝本紀則裨益國體非渺小矣奉聖旨建文事蹟着附載高皇

帝紀之後仍書其年號棠據此則知永樂先稱建文爲少帝故當時欲修葺建文事蹟爲少帝本紀也江上老人詩云成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則稱少帝有由來矣

建文出亡

朱鷺曰諸野史及故老相傳俱言建文剃髮出亡先入蜀未幾入滇南及貴州廣西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題貴州金竺長官司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

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日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正統中出自滇南自稱朱允炆事聞於朝詔傳送入居大興隆寺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或言建文嘗寓衡州華藥寺受知府因辱禁子王祐私爲奏稱臣僧瓊俊或言建文南京供狀稱從思恩州借士夫欲埽公皇陵紛紛異同及考史文正統五年十一月丁巳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

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返邦國以黄紙爲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眞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貴廣西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鷟按此建文生洪武十年出正統五年止該六十四歲稱九十餘則非眞建文明矣何若僧者不少計慮而妄自投死乎豈建文實歸死而史臣特以年歲不合洗出之耶無生後世痛恨也此不可解之事也鷟聽斷之建文慈仁無斷惑聽人言難

作之日不決一死姑從出亡信有之非剃髮不可以出也爲僧亦信有之若題詩怨望窮露本色情必不然卽正統紹祚警備已寬而雄心旣冷歸復何求且業已讀楞嚴矣而猶戀戀歸骨歟大抵盡出思慕建文之口而附會者遂以相傳也囂於卽位下注書祝髮出亾不知所終可俟百世無惑矣王世貞論辨略同

王世貞曰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僊傔其實爲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太監吳誠俾來驗之亦不識曰

吾賜汝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於地而口餂之詎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以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托而逃耳汝不聞金川門事乎瑛大驚送至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試之其說如前攷之史弟云正統五年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淸進持詣思恩府土官

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浦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游兩京雲南貴州廣西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此事與應旂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於正統五年非十二年也思恩固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三首

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已高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棠攷王朱二說所論固是然楊行祥安知非即楊應能乎一為度牒之名一為其號未可知也又安知楊非即建文帝乎或曰楊僧九十餘建文生於洪武十年出於正統五年應六十四歲何得言九十餘曰非也九十餘者乃人稱僧之年非僧自稱為九十餘歲也僧言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為僧期已滿宜返邦國則是僧所

言亦是六十四未嘗言九十餘也曰建文度牒何得稱楊曰稱楊者有托而逃也豈得稱朱姓乎且正統年間建文之子建庶人久繫未釋至復辟之日方憐建庶人久繫非罪始白太后遣中官出之居鳳陽正統五年禁綱仍容建文不應自出取禍豈出遊已久思戀宗闕以爲或不即於死而輕身一試乎抑或建文之臣代建文挺身附難以絶建文之後患如紀信誑楚韓成誑漢乎總之眞假難必未可懸擬然以楊姓爲疑又以九十餘歲爲疑則有不然者因讀王朱二論附識於此

建庶人

建庶人建文帝少子文圭也其兄文奎洪武三十五年
十月晦日生高祖不懌曰日月皆終其不沒乎革命宜
不知所終文圭二歲卽幽禁英宗復辟時天順元年憐
庶人無罪久繫欲寬之李賢曰堯舜心也叩首請行因
出之居鳳陽年五十餘不識牛馬有以他虞阻者英宗
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詔曰朕承祖宗大統欲天下羣
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也哉憫此遺孤特從寬貸
詔下人人感歎盛德云後竟絕先是文皇入宮時建文
幼子哭牽文皇衣裾且求食曰餓殺孩兒也文皇亦哭
命善撫之鄭端簡以爲卽文圭也何以哀之而復幽之

乎王世貞曰傳信錄稱宣宗卽是建文子又云文廟以宣宗爲太孫諱其實不言故英廟憲廟以來皆不自知其爲建文後也按文皇入金陵時宣宗在北平已五歲矣何誣至是荒史氏朱鷺皇少子小論曰夫以文皇帝之爲慮淵也建文母弟三人相繼貶廢且暴死除害莫若盡勢固然耳又況建文子耶卽有之文皇不解出所育宮中朝祖廟而明告之國人曰是建文子也朕以大義偪若父終不敢私天下吾子而仍畀若子有天下是堯舜再見也而顧沒沒而已乎事不足深辨錄之亦以見書不足信蓋如此

方正學

正學之忠過於忠者也使死於金門失守之時亦不至十族之誅昔人謂一箇忠臣九族殃比之以一將功成萬骨枯予謂用兵成功仍有裨於國一身甘死而遺害於十族無裨於國而大有害於家也古人殺身成仁者當不如是

文皇帝

詞林記曰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曰太子天下本若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忤旨降爲博士又考文皇帝封建詔亦稱皇考嘗欲立朕爲嗣則知洪武果有

此意矣但壓於秦晉而不果耳迨洪武末年二王相繼薨而洪武亦崩倘更得一二年在位則立文皇無疑而天下免戰爭之苦矣青田所謂殺運未除其此也耶語見皇明資治通紀

正統回朝

王氏鏊曰英廟北狩蒙塵也先悔禍旋奉鑾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時勢之强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敵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懷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

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陳氏建曰景帝當多難之際而能任賢遐將南征北距轉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可謂不細惟不欲奉迎英廟只此一事大不是事雖不是而英廟之歸實由此何也蓋無意於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趣其歸也此意也景帝不知之也一時廷臣不知之也使當時急於奉迎則彼必以爲所重在此則必挾留以爲質以怵中國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卒委骸沙漠爲

萬世羞惟不急其君而無意於迎則彼以爲與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此漢高分羹之謾語所以詒敵而致太公之歸是英廟之復歸天也非人謀之所及也

安都

肅廟時開封府儒士安都撰有十九史節定四百七十卷進呈奉旨書便燒了安都着法司提問了從重擬罪叅說詹公云安都之史其略亦有可采者惜爲禮部所駁世不得而見也疏云垂世立敎在六經而麟經則條其斷例賞善罰惡惟二法而世史當遵其宏規載觀歷

代之書浩繁無紀考其垂訓之意評品多疵乃若處士
貧賤之退羞與夫姦雄苟得之進貴四皓紀信之黜削
揚雄荀彧之褒崇史記作於談遷固為有獎漢書成於
班范豈能無訛晉陳壽志三國帝曹魏而寇蜀漢唐太
宗撰兩晉縱充昭以等諸臣南北朝皆篡君以得國猶
存帝號隋楊堅亦挾主而受禪不減尊稱武后革唐為
周處帝王本紀之例朱温弑主奪國效魯公宜君之書
稱文昧於宋紀從藝祖篡君之非專史作於遼金失中
國正統之義元史成於國初善惡無容異議每臨研覽
之際勃起斎駁之吁故以一己有限之知能欲定千古

無窮之事體固自知其不可亦惟有激而然躬逢聖明世食其祿生懼無由以報國恩死恐何緣以達愚蘊是以輒與芹曝之獻頓忘草茅之微遠遵春秋予奪之詞近擬綱目筆削之例妄效前修之公議薄陳後學之鄙言史記進聖賢忠孝之名退姦雄幸逆之列兩漢立隱逸節義之類抑黨惡篡弑之儔帝蜀漢黜曹瞞正統猶存賈充昭爲弑逆天理復明篡君得國惟存本號挾主有位遂削尊稱分註武后之姦抑本傳錄於國史之末詳記朱温之逆去尊號致夫殺君之譏削藝祖以國稱名分爲之復正附金遼於宋史正朔因之有歸貶劉既

褒則褒惟悉遵乎往例予者予奪者奪何敢贅乎已私補缺以足其全隨時而應其用巨細察舉精粗周詳植綱常而人倫為之大正辨華夷而名分因之不淆故編纂以成書使簡明而易見自以井蛙之窺竊敢乞淵衷之鑑觀俯竭涓埃之纖仰裨海嶽之、、

唐代藏書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揉貞觀中魏

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玄宗命馬懷素爲脩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尋置脩書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季給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兎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

巢之亂存者蓋尠

宋代藏書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名曰秘閣眞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龍圖閣及太清樓而玉辰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巳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

庫書放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爲秘書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爲秘書總目詔購求四民藏書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葺至是爲盛矣始太祖太宗眞宗三朝次仁英兩朝至仁哲徽欽四朝最其當時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

出而館閣編輯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

書院

唐玄宗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宋興仍南唐白鹿書館太宗頒九經造士與嵩陽睢陽嶽麓稱天下四大書院孝宗時朱子知南康軍訪白鹿洞遺址請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當是時諸書院廢沒已久至孝宗始重脩焉宋理宗時蒙古建太極書院於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揚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

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於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

雕印書籍

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馮道李愚請刋國子監田敏所校正九經以行世雕印賣之胡寅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不意五季之君荒服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

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又毋昭裔貧時借文選不得發憤曰他日若貴當鏤版以遺學者刻文選又刻九經於蜀是則版起於馮李而繼之者毋昭裔也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人以藏書爲貴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讀誦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無譌誤世既一以

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

書厄

隋文帝開皇元年秘書監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經籍自周衰孔子删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荆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自孔子至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隋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至觀閣斯積文帝納

之使人搜訪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丘氏竊以爲自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極而至於五代之季宋有女貞蒙古之禍極而至於至正之末其爲厄也又不止五矣棠按明季流賊之亂京師失守存於內閣蕩棄無遺而江南藏書如錢尙書家最稱富有不戒於火化爲灰燼是又遭數厄矣今逢 朝廷右文民間藏書莫不網羅廣爲刊布斯亦 聖朝之盛事也

永樂大典

書籍之浩繁者無如永樂大典先是永樂元年上喻解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諸書

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爾等其如朕意書成賜名
文獻大成既而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脩以姚廣孝
劉季箎及縉總其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
楊溥儒士陳濟爲總裁又侍講等一十人副之又簡中
外官及四方耆老儒士文學充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
千人四歷寒暑至永樂五年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
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爲永樂大典帝親製序文
此書以卷目太繁不及刊布而廢

一醮再醮三醮

此冠禮三加三醮之說也凡酌而無酬酢曰醮故昏義

親醮子而命之親迎男先於女也今世婦人夫卒更適他人曰再醮自宋以來皆然却與冠禮再醮之說不同此從昏禮父醮女而言也

撒帳

今世娶親撒帳何以謂之撒也按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門三煞者青羊烏雞青牛之神也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以爲不然以麻豆穀米禳之則三煞可避自是以來凡新人進房以麻米撒之名曰撒麻米今新安謂之撒帳以菓實撒於帳中故謂之撒帳也

男下女

止而說男下女聖人言也故婚姻之交男先於女亡論已居室之間凡男之遇女必歡顏而遜語女之遇男必佯倨而顯驕此今古不易之常故聖人以立言也其說何妨乎倘載生曰日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夫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也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也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又陰人有急於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受木屈也陽氣剛燥至於遇陰言氣和柔辭語畏下明木之畏於金也或曰此律內者之解也

不則嗜淫者之解也然淮南子太平廣記大戴其說非
臆言也故大易扶陽抑陰語見百一錄

魚水

管子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
管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乎水育育乎魚未有室
家安召我居注水魚喻人配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
此詩案謂此婢不減鄭康成之婢而魚水喻夫妻始見
於此又先主云孤之有孔明如魚之得水也後世又以
魚水喻君臣

後宮御女定數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計一百二十一人后專夜三夫人共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半月周徧毛詩正義謂各有定期其說引內則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故諸侯之制五日御九女姪娣六人共三夕二媵共一夕夫人專夜五日而徧天子則自世婦九人起蓋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計后每月得二日諸侯之夫人每月得六日嘗謂其事過於拘泥若果如此亦是一色荒矣此說出於漢儒殆不足信

南華論色

山木篇云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烏知其所終烏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此言一氣相禪終始無窮而萬物之化莫不由之故其終其始莫得知也秋水篇則云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於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於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此言萬物皆囿於貌象聲色之中則我與物皆物也安能遊乎萬物之上乎惟無物而後能

不物於物我既先不離乎色有色則有形有形則有化惟不淫於色先絕其生化之源是以性則能一氣則能養德則能合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雖同於物而物莫能入物莫能止可以通乎萬物之所造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矣山木篇云烏知其終始仍是泛說此云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直從不淫色上看破源頭凡言道者皆未言及凡言色者皆未說及如此議論眞是超超玄著也

少有利

國策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

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棠謂古人取譬從未有言及此事者況出之於太后口乎對女人言已屬不可況向他國臣子言之特書之以爲笑柄

房中

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今世稱妻則曰房下亦此意漢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而禁內情而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王棠曰從房中看出壽考說到

至道可想見古人造端夫婦之源有文有節不似後世
邪僻淫亂单以一色字抹却房中命名之意也

婚禮　毋以妾爲妻

禮記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天
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魯公子荆之母嬖
哀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
曰女爲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
武王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
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時以妾爲妻者
指不勝屈獨宗人釁夏能持以禮漢文以後人主皆任

意所爲無復議及於禮魏文帝將立郭貴嬪中郎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惠妃御史潘好禮爭之千數百年能守此禮者僅此三人耳餘惟任上所好不復知天子之於后如日之與月天之與地有相須以成者昔孔子言曰大昏既至冕而親迎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何爲已重乎或曰天子至尊不當行夫婦之禮先儒謂禮冠昏惟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惟有士禮推而上之即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庶人無有不相同

者卽詩之大明篇曰親迎於渭造舟爲梁亦可以想見諸侯之禮矣自後世婚姻一倫任意自爲以色不以德是以不復知有二南之化矣唐世公主下降夫拜其妻而公姑皆拜子婦位置顛倒家人之正內正外絕不講究可嘆也

月事

王建宮詞客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入月言天癸水至也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云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女月事不下診其腎脉嗇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古者羣妾有月事者止

不御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郎上所云也按入月天癸水至也月事以時下不遲不早依時而至也女子不月天癸水不通不能孕也月事不下腎脉衝而不屬有孕也

也竟有癸水諸月而孕者

腋氣

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色而微慍羝慍羝謂腋氣也

坐馬鞍

歸田錄云五代劉岳書儀婚禮有女跨壻之馬鞍大爲可笑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馬鞍反令壻

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乖謬如此士大夫不知禮法而與閭閻同其習見又蘇氏演義云國初婚姻坐女於馬鞍之側此外國尚乘鞍馬之義也又酉陽雜俎云今娶婦家新人入門跨馬鞍此其始也棠按鄭餘慶先有書儀一書唐明宗見其瀆倫褻禮者多命太常卿劉岳增損其書然則女跨鞍之說五代前已然矣今世亦有行之者

回馬

女嫁後歸父母家謂之回門又謂之回鸞閩人謂之轉馬蓋春秋時回馬之義也五月歸寧謂之取夏衣按周

禮后妃歸寧亦用絺綌則夏之歸其來久矣

形管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形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無大小記以成法出毛詩注

鍼黹

魏文帝美人薛妃鍼黹入神能暗室剪裁鍼黹俗作針指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陶儒之短檠夜誦其可少哉

貞節遺跡

宋建炎元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剷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時臨海王貞婦與其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

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郎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爲若妻也主將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侍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

死揖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
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
磚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砂石
不滅又煅以熾炭狀益顯夫古之貞烈身死而名不朽
者多矣此上三婦其名不朽而其跡亦亘古常新昔人
云至誠可以貫金石不信然乎
又順昌軍范旺其事亦同又北齊斛律光用兵常愛士
卒鄰敵憚之客爲謠言使讐家奏之齊殺之血流於地
刻之跡終不滅按范與光現迹是死於忠此三婦是死
於節

黃鳥止妬

黃鳥卽倉庚一名黃鸝一名黃鸎一名黧黃一名商庚陸機詩疏云或謂之黃栗留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栗流或謂之黃袍一作黃離留僧家謂之金衣公子本草綱目李時珍曰山海經云黃鳥食之不妬梁武帝平齊獲侍兒十餘爲郗后隔恚憤左右進言曰臣讀山海經以鶬鶊爲膳可以止妬帝從之郗茹後妬減半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爲膳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一端也帝然其言將捨虞人廣捕會崇佛戒殺乃

止或云止妬今不驗棠謂著之山海試之梁武果循其法作膳以賜羣臣崇其名以爲儆戒眞可爲助化之一端也

喫醋

懷鉛錄云蘇子瞻嘲陳季常以河東獅子吼故世以妬婦比獅子續文獻通考獅子日食醋酣蜜酪各一瓶喫醋之說本此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四終　　孫炯燦正字